

刳肝斲趾

董卓

史双元 刘汉龙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他儿时有一个动听的
名字“桃儿”，长城一介赳赳
武夫。借诛宦官之机入主
洛阳后，政由己出，废帝迁都，涂炭两京，屠
城灭门，挖墓掘坟，烧杀淫掠灭
绝人性，杀人手段残忍
至极。他
夺尽天下珍宝心犹未足，
官居相国意犹未畅，
淫遍汉宫欲犹未满……

董卓

跣肝剝



国防大学 2 061 6512 0

董卓

史双元 刘汉龙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沈阳

辽新登字 3 号

割肝断趾 董卓

Kugan Zhuozhi Dongzhuo

史双元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金城印刷厂印刷

字数:00,000 开本:850×1168 $\frac{1}{32}$ 印张:11 $\frac{1}{2}$ 插页:4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100

责任编辑:左云霖

插图:张成思 刘志刚

版式设计:张 斌

责任校对:唐慧凡

ISBN 7-5313-1397-9/I·1243

定 价:10.00 元

春风史传小说系列

设计策划 左云霖

主 编 王德昌

常万生

装帧设计 杜凤宝

封面绘图 景启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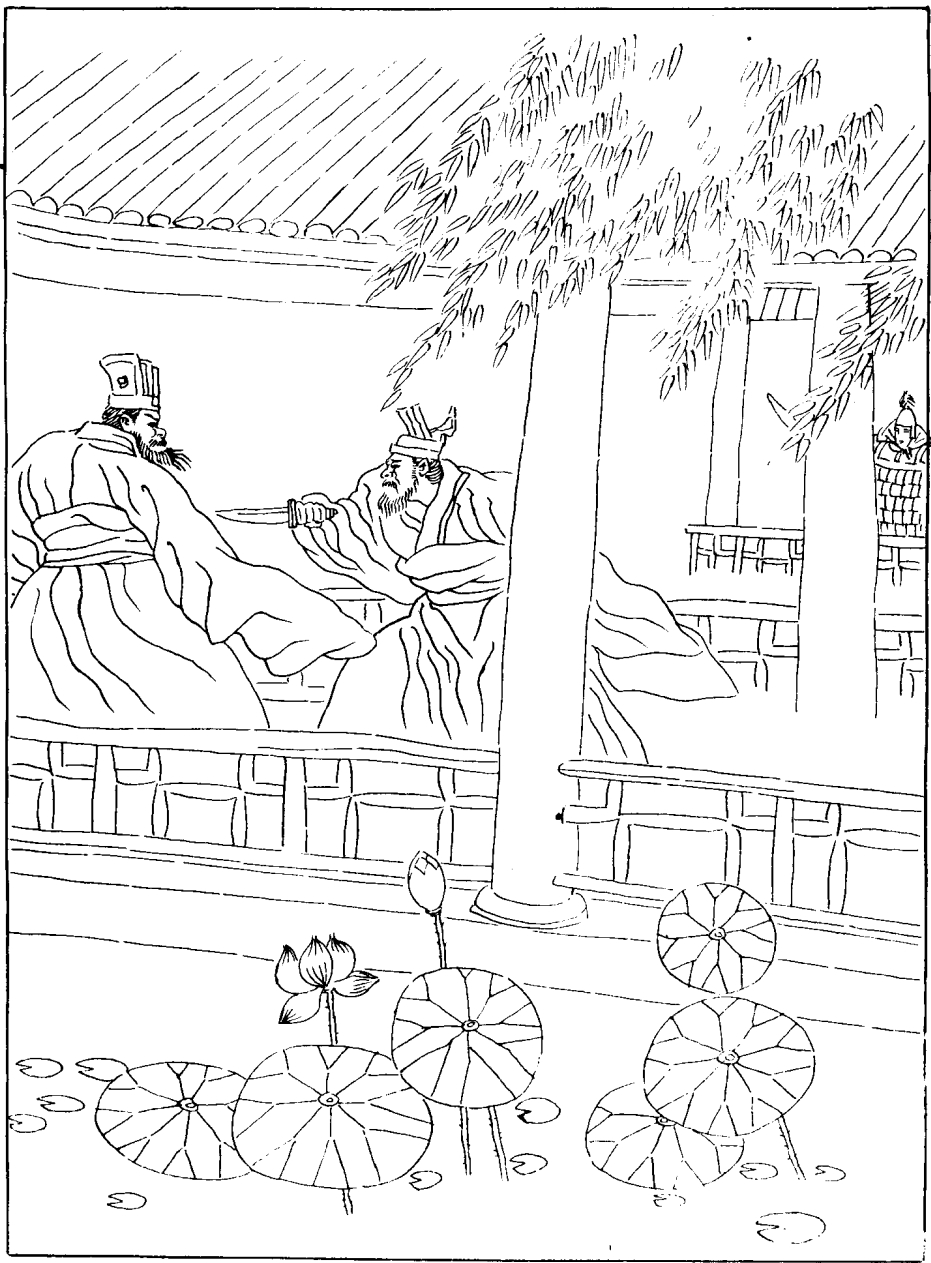


董卓火冒三丈，双目圆睁，狂喊道：“卓前来迎驾，并非造反，何却兵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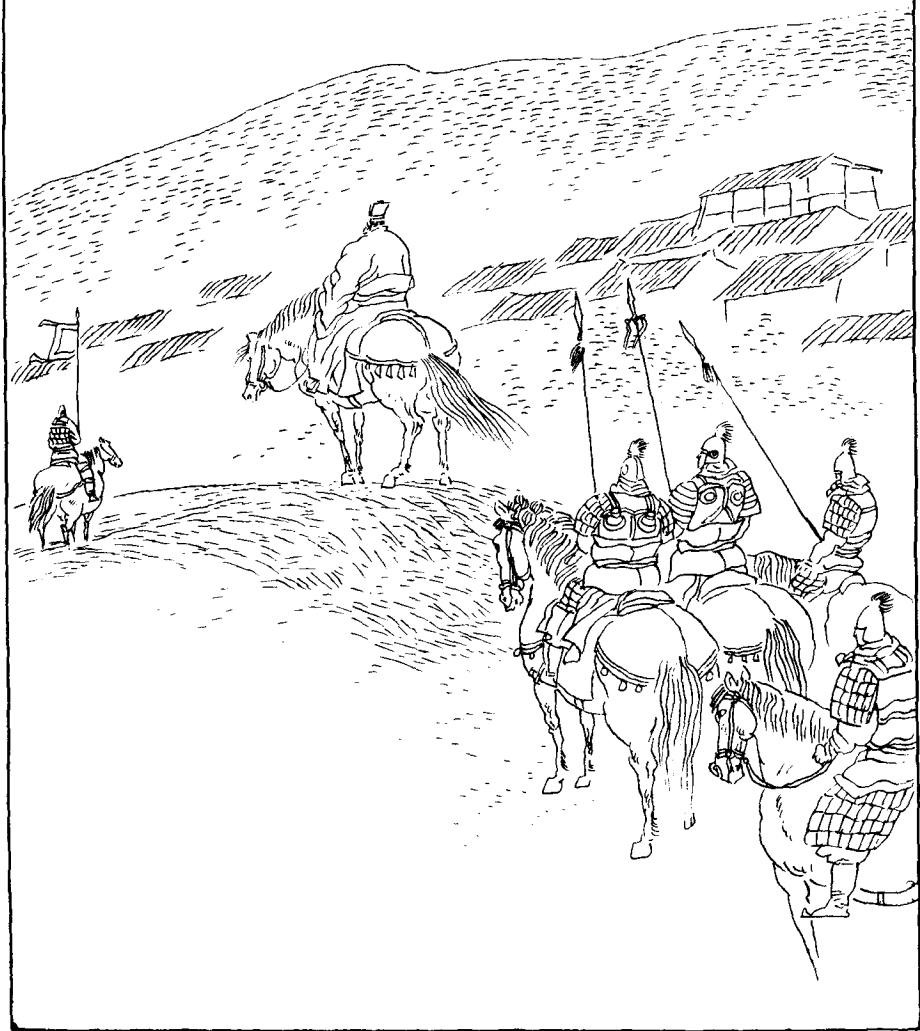
6-22 16/05



堂下的火焰足足焚烧了近两个时辰……



伍宇使出全身的力气，将那柄锋利无比的宝刀往董卓的心窝狠狠扎过去。



四面八方都有小儿高唱着：“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

目 录

第一章 边州游侠儿

1 金人显灵	1
2 闹学	7
3 习武	10
4 春情初动	18
5 羌中历险	22
6 宰牛宴客	38

第二章 初露头角

7 编外“护羌校尉”	45
8 索西干吏	50
9 首战告捷	54
10 名动陇右	61
11 冷眼京华春	67
12 名将指点	75
13 分嫌市义	82

第三章 沉 浮

14	兵败广宗城	86
15	负罪争功	97
16	望垣峡突围	103
17	封侯“虢乡”	111

第四章 龙虎斗

18	结党	116
19	争雄	126
20	抗诏	139

第五章 风云际会

21	鹬蚌正相争	149
22	渔者来收利	156
23	血溅宫闱	164
24	北邙护驾	172
25	计收吕布	175

第六章 东都弄权

26	跋扈将军	184
27	“伊霍”自居	189
28	位极人臣	196
29	乖戾的欲火	202
30	献刀还是行刺	211

第七章 中原烟尘

31	关东群雄兴兵来	216
32	决意迁都	224
33	毗睚必报	230

34	春屠阳城	238
35	火烧洛阳掘皇陵	243
36	小胜关东军	252
37	铜人流泪	257
38	败走浞池	264
第八章 西京称孤		
39	制造一个“董氏恐怖”	276
40	答杀卫尉	280
41	信神不信人	284
42	逼娶马氏	287
43	壮哉！貂蝉	294
44	一戟惊艳	302
第九章 魂断北掖门		
45	伍孚拔剑	312
46	“止雨莫如除逆”	322
47	父子情仇	328
48	败兴郾坞	334
49	“十日卜，不得生”	338
50	“咔嚓”一声，一切都消失了	346
尾 声		352
董卓生平大事简表		

第一章 边州游侠儿

1 金人显灵

汉顺帝永和五年二月，一个漆黑寒冷的夜里。更漏刚报过子时，那多日不曾启动的长乐宫西便门，忽然响起一阵“咿咿哑哑”的开门声，沉闷而滞涩的声响打破了荒凉废宫的沉寂，栖息在树梢殿角的寒鸦也被这响声惊动，“扑扑哧哧”乱飞起来。接着便有两个夜行客从门缝里闪进宫来。走在头里掌灯的是一个武士装束的军汉，紧随其后的是一位黑巾包头、身着玄色褶袍的中年男子。

孤灯照处，只见荒草漫漫，杂树萧瑟；昔日富丽堂皇、高大巍峨的殿阁台榭已难见踪影；那光滑如玉、平坦如砥的御阶石径，也盖满了枯枝衰藤。见此情景，走在后面的那个男子不由打了个寒颤，疾行数步，紧跟上在前引路的武士。

“君雅兄，今夜黑得古怪，小心脚下苔深路滑。”说着，武士便一把拉住步履踉跄的董君雅，领着他往前赶路。

“牛贤弟，已过子时，还要劳您奔波导引。拙荆不知中了什么邪，竟三番五次央我来这长乐宫祭拜金人，陈情许愿。难道摸一下金人之足，就真能产下个龙凤种来不成？”

“老兄何作此语，你我有乡里之亲，又有通家之谊，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慢说是导引入冷宫祭拜金人，就是两肋插刀也在所不辞！咱临洮在东、西二京居官任职者为数甚多，平素最看重这乡里情谊。想我牛某，不也是靠着乡贤马将军的提携，才谋到这长乐宫值宿卫士的差事吗？区区小事，不足挂齿，只是他年董兄飞黄腾达之时，可莫要忘了我这个牛马走啊。”

“牛贤弟，休说见外话，想我董某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纶氏县尉，何腾达之有？况家世贫寒，亦不敢有腾达之念，只指望平平安安居职数年，稍有积攒，便告老还乡，课子耕读罢了。”

“嫂夫人几时有诞育之喜？”此时牛卫士又想起这位老乡深夜入宫的缘由来。

“屈指算来，大约也就是这数日间的事吧。”

“君雅兄，我临洮四乡八村的乡亲最是信奉这长乐宫中的金人，无论大家小户，一旦房中有孕，定要想方设法来西京走一遭，或遥相礼拜金人，或设法入宫祭拜神祇，再许个愿，讨个吉祥。供奉金人已成了咱临洮的百年风俗，经我手领进宫来的老乡，就有十数位之多。”

“如此说来，信此者甚众？”

“那还用说，这些金人历经风雨雪霜，通体绿锈斑斑，唯有足下之处，却是油光锃亮，不用说，这肯定是咱临洮老乡的‘手迹’。”

“噢，牛贤弟可知十二金人的来历吆？”

“这个——小弟在长乐宫值宿也有好几个年头，但金人的来历委实不知，当初也纳闷，这皇宫里立着十二个金人到底有啥用？问过几个人，没讨得个分明道理，也就作罢了。”

“难道这宫里的太监、宫娥也不知其详？”

“甭提那帮废人——大凡长乐宫中人，不是从掖廷发落来的白头宫人，就是由中宫废黜出来的老弱内宦，此等人连自家性命归宿

都不明白，哪还有心思理会身外之物呢？君雅兄是个读书人，见多识广，想来于此必有所闻。”

“近日偶阅典册，方略知一二，这金人确乎有一番来历。”

“噢！君雅兄，可否说与小弟，也好令我长些见识。”

“此乃前秦之事，话说始皇二十六年，那时节，强秦仗着百万雄兵，整日东征西讨，不过数载，居然荡平六国，做到海内混一，待到嬴政始受尊号，那四方的捷报贺书如同雪片飞至咸阳，其中有临洮郡守的一封密报，祖龙阅罢欣喜有加。”

“临洮郡守密报什么消息？”两人说得兴浓，不由便停下了脚步。

“密报说，那日在洮河边长城下，出现一队身形高大的巨人，这巨人，不多不少，其数十二，且个个都是五丈开外的个头，那巨人之足也有五六尺长。”

“夥颐！莫不是天神下凡？”

“密报又称，十二巨人，皆身着夷狄之服，落地无声，行走如风，连飞骑都追赶不上，继而消失在茫茫大漠之中。始皇帝闻此，连称神异，当即降诏，命丞相李斯即御前详占吉凶。”

“那李斯又是怎么说的？”

“贤弟莫要心急，听我慢慢道来。那李斯解说道：‘此乃大吉大祥之兆！巨人十二，暗合地支，十二乃休祥之数；古人云，圣人当道，四夷宾服，今陛下初受尊号，乃千古之一帝，巨人夷服现于临洮，此乃上天显象，昭示天下，令我大秦天子替天行道，君临万邦，抚慰兆民，守尉所报，十二巨人皆手无寸铁，所到之处，不侵人，不害稼，雍容和穆，香风阵阵，陛下岂不闻‘金人显形，天下安宁。’此乃大吉之兆也！’”

“啧啧，这李斯真是拍马高手，溜须丞相。”

“李斯一席话，只说得秦始皇龙颜大悦，当即下诏，传令天下，

命三十六郡之守尉，于数月内尽搜散落于民间之兵器，押解至京。待到天下收缴来的刀枪箭戟堆积如山之时，始皇一声令下，千万工匠便一齐动手，升炉的升炉，铸范的铸范，化铜的化铜，待到烟消火尽，那十二尊重约千石的金人便矗立在咸阳宫苑之中。”

“怪不得这些金人皆衣襟偏左，不似我等右衽之服，且个个都是高鼻深目，拳发虬髯，不似我等华夏之人，原来是照夷人模样铸成的。——这十二金人又是如何跑到长乐宫来的？”

“说来令人叹息，秦始皇本想仗着十二金人来保佑他秦家万世江山，谁知传至二世，那楚霸王就破关而入，一把火便将这三百里秦宫烧成灰烬，独有金人仗着金铜不坏之躯，历尽兵火，犹自屹立在断墙残壁之中。江山易姓，及至本朝高皇帝定鼎渭南，建都长安，便从废墟堆中将金人搬至这长乐宫来了。”

“老兄真是博雅君子，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牛卫士由衷赞叹道。

“牛贤弟过奖，我等只顾说话，竟忘了走路，那金人离此尚有多远？”

“不远了，就在河边的空场上。”说着，牛卫士便把手中的风雨灯往前一指，几十步外果然有一排黑黝黝巨无霸的身影。

“若是白日里，一进宫门，就可望见那十二尊金人了。小弟有所不知，君雅兄你为何要选个黑夜来祭拜神灵？”牛卫士大惑不解地问。

“想我董君雅虽则是一介微官，但好歹也算是食禄之人，这长乐宫虽然不是今上的寝居燕乐之所，但毕竟还算是西京大内，我如何敢公然作僭越之举。”董君雅郑重其事地说。

“咳！”牛卫士发出一声不以为然的短叹。“老兄倒是个规矩人，可如今又有多少按规矩办事的人呢？况且这个破烂不堪的旧宫，早成了狐兔出没的荒园，哪还有什么体统可言！”

“小心为妙，小心为妙。”

“到了，到了。”在头里的牛卫士突然停下了脚步，把风雨灯举得老高。“这就是十二金人，我给你掌灯，小心路滑。”

董君雅抖抖索索朝金人身边走去。

“皇天在上，金神有灵。”董君雅一面恭恭敬敬地朝金人磕头，一面念念有词：“保佑我董君雅家门兴盛，诸事平安，保佑吾妻平安生产，大小安宁……”祷告方毕，董君雅躬身起立，伸出双手，但是，当他的手触摸到金人冰冷的双足时，一件怪异之事突然发生了：只见东面的天际忽然闪起一道耀眼的红光，接着就听到一阵尖厉的啸声自宫殿屋脊上掠过，随即脚下的土地发出剧烈的颤动，连那重约千石的金铜巨人竟然也左右晃动起来。这景象把牛卫士吓得浑身发抖，董君雅更是三魂丢了二魄，不由自主地惊叫了一声：“金人显灵了！”仓皇转过身来，拉着牛卫士，慌不择路地朝宫外逃去。

这一夜，董君雅是在极度恐慌中度过的。在邸舍的卧榻上刚刚躺下，又觉得房在转、地在摇，便赶紧披衣起身，跑到院内躲避。天兀自黑沉沉的，只有东方天空时有红光闪现，寒飒飒的风雨一阵接一阵地袭来，他不由得连打几个冷战。站在院中，隐约可闻坊巷间犬吠鸡鸣，人喊马嘶，仿佛是一场灾难正在降临。等到脚下的土地不再晃动，他又折回房中，可一阖上眼，想到临洮家小，心中又忐忑不安起来。咳！不知陇西地面是不是也这么乱？

闹腾到天将报晓，四下里才渐告宁静。然而未等他进入酣梦，一阵急促的呼喊，又把他从睡梦中惊坐起来。

董君雅抬起涩重的眼皮，瞅了瞅将他唤醒的人。一见来者是牛卫士，忙躬身作礼道：“原来是牛贤弟，昨夜一场乱子，可是金人显灵所致？”

“哪儿的事，”牛卫士晒然一笑道：“今晨已有飞骑来报，说是昨夜京师洛阳发生大地震，山崩地裂，倒屋无数，就连皇宫建章殿也

被震毁一角。此刻司隶校尉正差人下来查访震情。”(据史载,汉顺帝永和五年春二月洛阳地震)

“噢,原来是地震。”董君雅恍然大悟道:“说来可笑,昨夜里我尚在担心,莫非董门不幸,将出逆种,惊了金人,天神降怒。”

“君雅兄忧之过深了,依愚弟之见,既有如此惊天动地的异象,或许是哪路天神投胎转世到贵府呢!罢了,你我不如到街头酒楼小酌一番,一则是为老兄洗尘压惊,二则预贺诞庆,三则聊聊天底下的奇事怪闻,岂不有趣?”说罢,牛卫士就要拉董君雅出门。

“贤弟不必客气。”董君雅连连摆手婉拒道:“欲回临洮,归心似箭,休沐之期一月为限,况家中又无得力之人,怕已乱成一团麻了。此刻还得偏劳贤弟备快马一匹,以应急驰。”

“既然老兄思乡心切,小弟也不好强留,我即刻就去备马。”

董君雅日夜兼程,三日后赶回临洮。

“哎呀!老爷回来了!这可是喜上加喜!”家人董安迎了上来。

“董安,家中有何喜事?”董君雅一面宽衣,一面询问在旁侍候的家人。

“回老爷话,三日前太太已平安产下一子。”

听了家人的话,董君雅顿时忘掉旅途的劳累。听说老爷回来了,稳婆也赶快从内室抱出个五采襁褓来,董君雅喜孜孜地迎上去。

“大老爷,快来瞧,这二少爷长得多结实,活象一尊小金人。”说着,稳婆便把婴儿双手托给董君雅。

这孩儿果然长得面方耳大,黑里透红的皮肤泛着釉亮釉亮的光彩,滚圆的小脑袋上长着细密的胎发。董君雅俯下身来,嗅着从婴儿身上散发出的乳汁香和襁褓中的槐叶香、艾叶香,忘记了先前的担忧。董君雅一高兴,又绘神绘色地把三日前在长安摸金人时发生的情形说给闻讯赶来的众家人听,大家都说,这孩子来历不凡,